

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

顧廷龍題

清翁方綱撰
沈津輯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 / (清) 翁方綱撰; 沈津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4

ISBN 7-5633-3487-4

I. 翁… II. ①翁… ②沈… III. ①題跋—中國—
清代—選集 ②翁方綱—書信集 IV. K825. 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16121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 36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蕭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541100)

開本: 890 mm × 1 240 mm 1/16

印張: 39.875 字數: 1010 千字 插頁: 14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800 定價: 18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①

翁方綱像

玉堂早直
 嶺海曾過
 太平運會
 過於東坡
 吳郡張
 為
 李漢先生像
 贊
 門下士張心江守和
 書



門下士張心江守和
 書

章 黼 先 生 像 通 鑑



○

翁方綱像

冊後又寫跋子不照屬題

翁笠馬修效寫真辨香未敢

許知津只應月照松窗影蘇

像迨前執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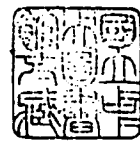
或歎仿坡公作戴笠像予謝不敢也

第作科頭服役者耳

嘉慶壬申十月二日

翁





蘇齋筆記卷第十三

岐陽石鼓自唐初吏部侍郎蘇勗已有周宣王說



不以此說不知始於何時左傳成有岐陽之蒐國語叔向曰成王大會諸侯



於岐陽合岐陽之蒐二事殆在經傳則此鼓為成王時至疑若謂

篆出史籀史籀作大篆大篆在漢已亡今惟許氏說文載籀書作某嘗以石

鼓二字檢說文所載籀書无一合者則籀篆印石鼓之說又無可憑

不過因

者觀仿石鼓之句法乎唐國語口可憑印文為周成王時可也詳具愚石

鼓考

第一

此卷待七十
四首好可十
九頁行

復初齋詩集卷第二十六



大興 翁方綱 正三



秘閣集

起戊戌八月至
十二月

鄭固碑歌寄小松

燈搖函紙先秋空琦瑤字忽吾目中六十有三廿有二吾遂何減
歐趙洪都南濠亦說磨滅磨滅乃自於歐公集古跋尾列二本琅
琅文燦孝与忠其餘盡殘不可讀落想像嗟異同不知沉埋自
何代通日張_止顧_南煩_原研窮請陳此碑迷隱見今者一旦真蒙
先是雍正戊申歲有李鵬者池石磐石不忍磨滅宛合按圖始悟
碑之豐此已張顧所未見牛運震甫圖_多然猶中央闕半段竟
疑敲大供牧童黃子于役衛河岸故人緘以古謠懷_嘉禾吳
偃極娟_皓月非纖弓方中出圓更奇麗寓修于短鐸玲瓏河聲

此山臨海面二里許
其地中有一穴似約有石鼓一上止鼓上居一人其人年六十左右三人我刻
竹竿相向而跪左跪右跪各一人右一人俯首於地不知何故又二人中有四母并名二人人接
我一入板作伴等狀而旁各四人持香與火設極醮在殿耳脫要口以沙銀喇若
隨至人時用力吹鼻三聲必為呼喚之響也一時伏免快意之上死能一哭之後則看對
面生虫者前後生虫下者三車五錢人中各二人率前三騎全之前八柱以吹箭一人俗言
拱立觀甚恭半路二騎停行廿八人有樹作伴由邊理一歌一款一種云及一款前
後各一名一馬三名三尾一鳥二隻中人曳弓射雁一二若有飛起一獵伏地二三村舍
中軍兵多不覺其事而信于一回中也然蓋為奇事盡知類遠近人之所傳

此石崇三子一寸長金餅如前者車一騎八身四人十五島上的寨吏更急走東傾側上下陸
坡並義勇結帶女二舟提叉捕之某報瓶在一舟提叉捕之一舟名韓某赴捕賊重
傷一人右肩骨穿過延危在枕被毒藥而死復之二人一統一衣在三騎右乘餘皆
作未審捕賊右兩騎陰乃一人手背亦取抓者有力廣上方之人亮去者看
解省也釋之西欲作偽形氣節有二雅相向而立于其上惟先告自左魚法注
自在是無人暗捕賊來之人五年離老也中亦有錄多有安有三天下平水際險
險加見矣心亦達四年四月廿四日事遇此事中使謝賢明七十月十六夜降西
營不見以此國常以臣俄勢凌辱古語新交成學君侯世而知焉也

金匱

要略

金匱要略

嘉慶壬申上春
之吉為
秋史進士書
編



如松柏之有心



為

秋史進士書

而忠信以為寶

翁方綱



◎

翁方綱書法

數候

琢堂老友近舊聞近在江寧講席

勅履增膝為慰茲因左樹亭右肅亭

此札不報沈者江寧學舍吳天璽碑一名

天菴神識碑

三鼓
錐樣

又重刻秦篆繹山碑

此二碑愚筵已者拓本但近。偶聞人說此二

石刻被火焚燬以說果否矧我

老友就近確訪其實幸以見示並非妄此拓

遊蘭

本也杜撰商亭改板適修補記印欲刷印
昌隆而主人云月底刷樣而樹亭明日印
新蘇先將抄詩石刻在

壁近欲彙裝刻如重賦澁詩如梁兄山
舟之祥已寄來矣桐城姚姬川近在鍾山乞
為代索其庚年重賦履鳴詩若得見其詩
亦欲將抄作續寄贈之姬川年長於我同學
舊侶蓋少矣 跋札因久未跋札而心愛

出蘭

念切也幸为我道意是诗已刻六十六卷又
舊作诗话今姑託塘堂刻之诸经考辨且
未谋刻今尚每晨覆核一二卷寫底本七十
四卷矣蘭亭考七月内必有印樣若我
老友寬便人修安第嘉秋间必在
常也中平不具錄叙諸惟
心跡非軟弛切曷罄

友人編存
七月音

張
繼

序 言

清代學術文章之盛，曠越前朝。乾、嘉之際，學者專攻考訂，不務空談，各具專藝，分道揚鑣，著書立說，成宏業於千秋，繼往開來，無間然矣。顧求博綜群藝，立言不朽，惟大興翁覃溪先生當之無愧。先生以翰苑隽才，經藝文章，卓犖名世。中年以還，致力校訂金石之學，博證詳稽，確然有據，一時好古之士，奉手承教，所獲名刻精拓，以得先生一言爲重，即今流傳碑版，得其識語者，視爲金科玉律焉。先生涉覽之富，身躋耄耄，積累數十年之久，長日置身於筆墨文字中，孜孜不倦，晚歲雖處境貧困，猶樂此忘倦，不廢舊業，宜畢生文字之流傳，不可殫數矣。今其遺著垂遠，除專著外，其詩文通行者，有門人葉志詵所刻《詩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顧皆掇拾未備，窺豹難全。近代吳興劉承幹，哀輯遺佚，刻成《集外詩》二十四卷、《集外文》四卷行世。據劉氏跋稱：“身後手稿四十鉅冊，按年編次，內缺十餘年，詩文聯語、筆記全載，後歸續語堂魏君稼孫，再歸之藝風堂繆丈小珊。”蓋即假自繆藏本補錄者？跋又云：“文定目一百餘篇未抄，爲人易去，僅存一目。”云云。今劉刻附目一卷，可見其遺佚尚多，攸詩補苴之業，不可廢也。

沈津同志盛年有爲，研習流略之學，與余同事上海圖書館二十餘年矣。業暇有志搜羅覃溪跋言，以補葉、劉兩家所未及，遍訪公私藏家，遇有先生識語者，輒爲補錄，即今百年來影印之碑刻善本，凡得一言片羽，亦并及之。比歲又得臺灣影印之中央圖書館所藏《復初齋文集》手稿本，補所未備，以校劉氏附目，所缺無多，集成之業，於斯爲最。又以覃溪與人往還尺牘、尺簡寸楮，以論學問訂金石之事爲夥，《文集》收錄極少，復經遞錄手迹，亦至富有。今就所得題跋千三百八十六篇，尺牘五百餘通，彙錄成編，付諸墨版。余與有同嗜，夙仰覃溪金石之業，深羨沈君有茲宏願，闡揚前微，垂老觀成，額手稱慶。承命贅語，敢辭固陋，謬忝一日之長，率陳芻言之附。沈君復有《年譜》之輯，屬稿可期，拭目以俟，企余望之。壬申年秋，潘景鄭序，時年七十有九。

序

有清一代，學術文章之盛，莫如乾嘉。這個時期，人才輩出，涉及各領域的重要學者不知凡幾，諸如戴震的經學、趙翼的史學、段玉裁的文字學、王念孫父子的訓詁學、錢大昕的金石學等，都是屈指可數的大家。而其他深究經史小學，旁及諸子百家，邃於考據校讎者也可舉出不少。然高壽在八十五歲以上的重要學者，僅有錢載、翁方綱、阮元（皆八十六），鮑廷博（八十七）、趙翼（八十八）、王念孫（八十九）、程瑤田（九十）、梁同書（九十三）八人而已。

翁方綱，這位乾嘉時期極為突出的學者，無論是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學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很多貢獻。但是，近百年來的學術界中却很少有專門的論文去對他作一個深入的評價。即使有，也僅僅局限在他的“詩論”上，實際上，翁氏著作等身，他留下的著作，包括他的文集、詩集以及散存各處的題跋、序文、筆記、提要、手札等都極為豐富，他的一生和貢獻都很值得研究。

方綱精心績學，宏覽多聞，故乾隆帝嘗說翁氏學問甚好。蓋翁氏學問，皆有根柢，其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而又自成一家。法式善云：“予於并世士大夫中所見讀書好古無片時自暇者，先生一人而已。”（跋覃溪先生臨文待詔書）方綱于乾隆十二年舉鄉試，年僅十五。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間曾一任江西副考官，一任江西督學，三任廣東督學，一任山東督學。在山東任內，因得罪權相和珅同黨，未滿任即調京供職。所歷官，中經降革，嘉慶九年，以鴻臚寺卿原品休致。十二年，重預鹿鳴宴，賜加三品銜，十九年，又重預瓊林宴。

乾隆間，京師學者多以宏獎風流為己任，此中重要人物首推朱珪、阮元，而翁方綱則鼎峙其間，幾欲狎主齊盟，互執牛耳。翁氏耽吟咏，隨地隨時，無不有詩，其詩宗江西派，出入黃庭堅、楊萬里之間。論詩又以杜、韓、蘇、黃、元遺山、虞道園六家為宗。其謂王士禛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又純乎以學者為詩，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清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復初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搖目眩，蓋必有先生之學，然後有先生之詩。世有空疏白腹之人，於先生之學曾未窺及涯涘，而輕詆先生之詩，是則妄矣。”近人袁行雲又云：“其詩雖有近文之弊，為姚鼐、洪亮吉所譏，然深厚有得，語不襲人，究為清中曳一大宗。”其“生平為詩，幾與乾嘉考據學派相始終，同時及後世以填實為詩者，無不效之”。

翁氏的《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為門弟子吳嵩梁等校訂，又有《詩後》四卷，門人李彥章補刻，共古今體詩五千一百三十八首。近人劉承幹又刻其《集外詩》二十四卷，為繆荃孫從稿本中抄出，又得二千一百餘首。此外又有不少佚詩。故清人詩作所存之多，或非翁方綱莫屬。方綱之文詞采精潔，才學富瞻，其學術文章，力崇程朱。《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為序、記、論、說、書札、贈序、傳、贊、銘、志、祭文、雜考等，餘皆跋書籍、碑帖字畫之文。李慈銘說翁氏之文“頗有真

意，議論亦有佳者。惟于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此僅為一家之言。《文集》是在翁氏沒後由其門下士於道光間始為開雕。

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編纂的《四庫全書》，到四十六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完成，翁方綱始終是重要參與者，“四庫全書館”當時數十位纂修官，中如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人均為海內積學之士，而翁氏的具體職務是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在那樣的環境下，翁氏和鴻才碩學們在一起切磋學問，真可說是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這也推動了清代乾嘉間的學術研究風氣。當年的“提要”，現今流傳下來的僅有邵晉涵《南江文鈔·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姚鼐《惜抱軒書錄》、余集《秋室學古錄》以及翁方綱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其中邵氏僅存三十七篇，姚氏存八十八篇，余氏僅有七篇。而翁氏所存竟達九百九十六篇之多。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翁方綱手稿本，藏澳門何東圖書館，原為一百五十冊，後析為二百四十一冊）、《蘇齋纂校四庫全書事略》（稿本，藏南京圖書館）中得到證明。

可惜的是，過去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幾本重要的關於《四庫全書》的著作，如《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等都沒有見到翁氏參與編纂四庫的第一手材料，而僅以“直隸大興翁方綱之擅長經學、金石學”一言略及之。現在，澳門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已經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足以使人們看到翁方綱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大型工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貢獻。

方綱乃金石學中之正軌，其嗜古成癖，學識兼到，而又不憚煩勞，使節所至，殘幢斷碣，必多方物色，摹拓以歸。後代學者多將翁氏列入金石家之列，蓋其有關金石學著作甚多，諸如《兩漢金石記》、《焦山鼎銘考》、《孔子廟堂碑唐本存字考》、《化度寺碑考》、《漢劉熊碑考釋》、《題嵩洛訪碑圖記》、《蘇米齋蘭亭考》、《瘞鶴銘考補》、《九曜石考》、《漢石經殘字考》、《粵東金石略》、《海東金石文字記》等。這些著作考證金石碑版甚多，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簡而賅，皆於本文互相發明。至金石諸文，訂訛辨異，尤足以資經史參證。

清代書法家代不乏人，然人稱則謂之翁（方綱）、劉（墉）、梁（同書）、王（文治）四大家。翁方綱書法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於《化度寺碑》尤所得力。隸法則得古鐘鼎款識及以《史晨》、《韓敕》諸碑之法，行書也得《蘭亭》神韻。其書法臨碑，不盡求形似，而含蓄頓挫，寧斂毋縱，直令觀者不得不凝神靜氣也。其金石碑版外，酷愛蘇東坡書，凡力所能購者儲之於齋，而名之曰蘇齋。其不能致者，則假而臨之摹之，鈎而拓之，自唐以後嚮拓之法絕，而方綱復為之。津嘗見翁氏《宋拓化度寺碑響拓真本》，點畫之間，一絲不苟，真正之絕藝也。方綱短視，一切皆須借助眼鏡，惟作書則去之，且能作蠅頭細楷，嘗為人作《蘭亭序》，紙不盈寸，而筆畫鋒芒，備極其致。其八十歲時，猶能作小正書，細如菽米，點畫皆備，此也可見其稟賦厚而功力之深。劉承幹序《復初齋詩集》序有云：“大興覃溪翁先生，以碑版題跋之學震爍當世，藻鑒家倚為斗極，今尚流風未沫也。工書法，尤足奔走海內，雖諸城之雄厚，丹徒之華潤，錢塘之秀挺，藝林次其高下，稱翁劉王梁，翕然無歧聲。”

雖然這僅僅是一本《集錄》，但是，為了這本書，從開始運作直到今天，前前後後竟然費了整整四十年之久，這是我原來怎麼也想不到的。所以，回首往事，細說從頭，也算是一個交代。那是1960年的冬天，我從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研習流略之學。顧師是一位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也是書法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是中國書法家第一次訪日代表團的成員）。工作